

【詩的探險，藝術的事3】

畫家、天使、與哲學家： Paul Klee

——謹以此文紀念Bauhaus創建一百年及其走過的風霜

文・圖／花亦芬

【詩的探險】

哲學家和畫家對談天使——

成形中的天使

墮落中的天使

有創作慾望的天使

面對我們每天一點一點在死去

他們探討不靠希望而存在的天使

為何面向人世？

只為了身體的重量？

情感的重量？

有血有肉存在的重量？

惡怦然崛起

渾然不自覺的惡

戴著善的面具

而原先打著正義旗號的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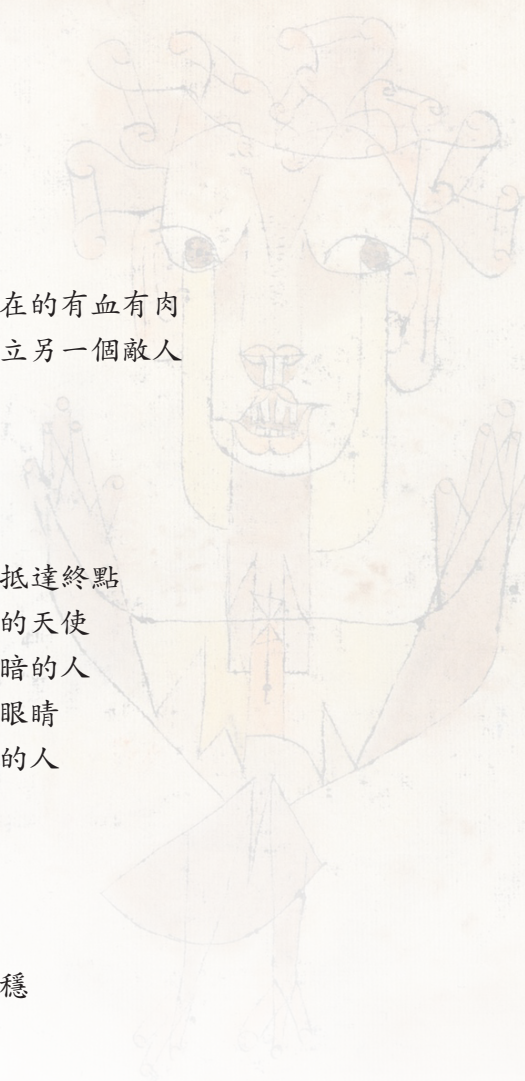
最後長出自己的腳

四處走出狂風

橫掃時代的颶風

落入凡俗的天使

如何品味人間恨的千斤力道？



一天一天摧毀人存在的有血有肉
一個敵人之後再樹立另一個敵人
無感無悔，終至自我完全
工具化
口號化

恨以為可以駕著狂風快速抵達終點
卻沒想到不靠希望而存在的天使
總會在黑暗裡找到洞察黑暗的人
在萬籟噤絕裡點亮他們的眼睛
讓人們看到被狂風吹著走的人
身旁原來還有其他人
—— 不是只有風

一個個有血有淚的人
在狂風裡，選擇讓自己站穩
也邀請天使
一起 站穩
萬籟噤絕裡
一起把畫家的畫布 照亮
一起把哲學家遺願 擦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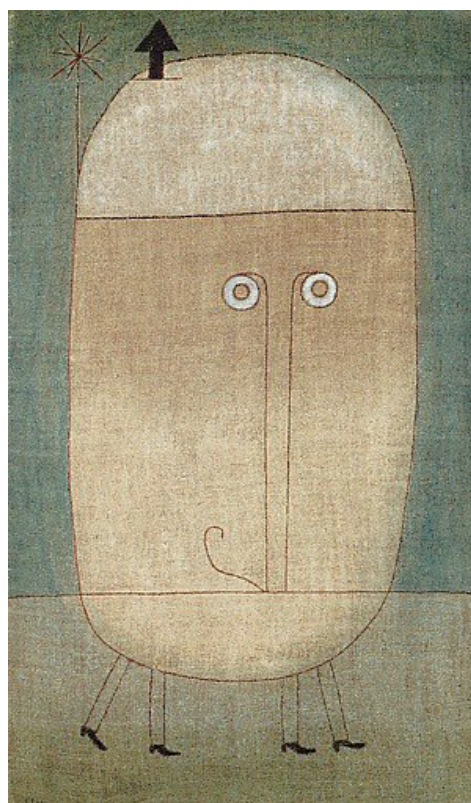
2019/06/04

【藝術的事】

Paul Klee (1879-1940) 是瑞士畫家，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和畢卡索一樣深受世人重視與喜愛。Klee在慕尼黑接受藝術教育，1912年參加慕尼黑表現主義畫派「藍騎士」(Der Blaue Reiter)在巴黎的展覽。在那裡，他看到畢卡索、盧梭(Henri Rousseau)等人創作的方向，他們追求跳脫傳統畫法，以原始藝術、兒童畫、及精神病患者畫作為尚。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Klee與德國畫家奧古斯特·馬克(Auguste Macke, 1887-1914)等人同遊北非突尼西亞(Tunisia)。那裡的陽光和風土讓正在尋



Paul Klee, 〈新天使〉 (*Angelus Novus*), 1920
Oil transfer and watercolor on paper and cardboard,
31.8 x 24.2 cm.
Israel-Museum, Jerusalem.
<https://is.gd/h8ljwG>



Paul Klee, 〈恐懼的面具〉 (*Mask of Fear*), 1932
Oil on burlap, 100.4 x 57.1 cm.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https://is.gd/3l84vL>

找到自己顏色風格的Klee深受啟發，從此大膽跳出過去多以黑白為主色的用色習慣。

1921年Klee因Bauhaus創辦人Walter Gropius (1883-1969) 之邀，前往威瑪 (Weimar) 的Bauhaus任教。隨著納粹開始迫害Bauhaus，1931年Klee轉到杜塞爾多夫美術學院 (Düsseldord Academy) 任教。然而，1933年納粹正式掌權後，他還是被剝奪了教職；而從威瑪遷到德紹 (Dessau)、然後又遷到柏林的Bauhaus也因納粹持續不斷壓迫，不得已只好關閉。失去教職後，Klee搬回瑞士伯恩 (Berne) 一直創作到過世為止。

天使是Klee創作中經常出現的主題，但與歐洲藝術傳統的宗教意涵迥異。在Klee畫中，天使用來比喻介於天上人間那些難以名之、也不必名之的各種心緒與奇想。如

何解讀這些懸在半空中的天使可能的意涵，最可靠的切入點是天使的翅膀。

1920年Klee畫了一張黑白素描（編號1920. 69），並罕見地用拉丁文將這幅素描命名為〈新天使〉（*Angelus Novus*）。除了這幅原作外，Klee也用自己發明的油印法將這幅素描轉畫成另一幅水彩作品（編號1920. 32）。1921年，德國藝文記者Wilhelm Hausenstein寫了一本介紹Klee繪畫與現代藝術之間關係的書，書中也收錄了〈新天使〉這幅素描，以便更多人能欣賞到這幅洋溢威瑪共和新時代藝術思考的作品。

1920年對Klee來說是人生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他在慕尼黑舉辦生平第一次盛大個展，也準備次年到Bauhaus任教。為了這麼關鍵的人生新階段，Klee寫了一篇〈創作告白〉（“Schöpferische Konfession”）闡述自己的藝術創作理念。Klee在這篇文章開頭第一句寫道：「藝術不是描繪看得見的事物，藝術是把大家看不見的畫出來，好讓大家可以看見。」而文章最後一句則是：「在朝氣煥發的大海上、在寬闊的河流、或迷人的小溪，讓你自己被懷抱著，就像被懷抱在這個蘊含著警句、風姿千萬的平面藝術裡那樣。」對Klee來說，面對藝術作品，觀者有時像是在面對大海的壯闊、有時則是欣賞小溪的寧靜優美。無論如何，欣賞藝術本身是一種自我心智與情感的不斷



Angelus novus

Paul Klee, 〈新天使〉（*Angelus Novus*）

Reprinted in: Wilhelm Hausenstein, *Kairuan oder die Geschichte vom Maler Klee und von der Kunst dieses Zeitalters* (München: Kurt Wolff Verlag, 1921), p. 129.

Source: <https://is.gd/1NxwFz>

探索，一種感性與理性兼具的啟蒙過程；而藝術創作也包含對時代的提醒與警示。

1921年春天德國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花了1,000馬克買下Klee這幅〈新天使〉水彩畫，將它掛在自己房間裡。這幅畫就這樣成為班雅明最珍貴、也最珍愛的收藏，而班雅明則成為這幅畫最有名的詮釋者。

Klee的天使給班雅明一個重要的啟發是，如何透過對一個古老的傳統圖像不斷翻新、創新，來表達現代心靈與生活的各種感受。雖然班雅明的詮釋與Klee的創作思考沒有關連，但是班雅明透過詮釋這幅現代感十足的畫來表達自己作為政治異議者在面對時代狂流時，不願與之同流的種種心路歷程，因此也讓這幅原本在Klee作品中不特別顯眼的作品成為深受矚目的世界名畫。

班雅明著作裡提到〈新天使〉這幅畫總共有四處：第一是1922年他計畫以〈新天使〉為名創辦一份專門刊載具有批判思考精神的德國現代文學雜誌。這份雜誌後來並沒有發行，但在班雅明當時寫的出版公告裡可以看到，他希望這本雜誌就像Klee〈新天使〉這幅畫那樣，透過前衛藝術創作將現代生活各種不同切面生動地呈現出來。第二是班雅明在1931年評論奧地利作家Karl Krauss的文章裡指出，Klee的新天使是孩童與吃人魔的合體，他不是人，是現代人創造出來以自我毀滅的惡魔。

第三是班雅明在一篇自傳性短文〈撒旦天使〉（Agesilaus Satander）裡談到自己柏林住處牆上掛著〈新天使〉這幅畫。第四是班雅明在1940年準備離開巴黎前往西班牙繼續流亡前寫了一篇手稿〈論歷史的概念〉（“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在這篇文章第九條裡，班雅明稱Klee畫的這個〈新天使〉是「歷史的天使」。

這個歷史的天使被從天堂吹來的一陣狂風一路吹著往未來前去，風大到他根本無法將翅膀合起來。而當他回過頭來看時，卻驚見身後廢墟斷垣堆疊高至



Paul Klee, 〈成形中的天使〉（*Engel im Werden*），1934
Oil on primed canvas on plywood, 51 x 51 cm.
Private collection deposit in Zentrum Paul Klee, Bern.
<https://is.gd/OYFvM6>

天際，這股狂風就是現代文明追求的進步。

從1931年到1940年9月在逃往西班牙途中自我了斷生命這個期間，班雅明反對的現代文明進步觀可分成兩個面向來看：他一方面對納粹高舉的科技進步文明提出異議；另一方面則對親俄共的馬克思主義以為透過階級鬥爭就可踏上進步之路的想法提出警告。在班雅明陰鬱的歷史觀裡，歷史只是不斷讓人失落絕望的循環。

班雅明對Klee〈新天使〉的詮釋並沒有特定的連貫性或系統性，毋寧比較像是他在仿效Klee一生畫了七十餘幅以天使為主題的畫那樣，這些作品在意涵上沒有必然關

聯性，但創作者卻透過對天使圖像的自由觀想，表達出活在狂風暴雨的時代，個人內心對「人」與「世」關係的感懷。

1932年納粹上台後，班雅明在準備流亡前曾寫下一份遺囑，希望將這幅畫送給他大學時代的好友Gershom Scholem（猶太教密契主義神學家，1897-1982）。他在離開巴黎前，將這幅畫委託給作家朋友喬治·巴塔伊（Georges Bataille）保管，巴塔伊則將畫藏到巴黎國家圖書館保存，讓這幅畫安然度過納粹佔領巴黎時的危機。二戰後，班雅明的遺物被轉交給他的好友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處理，阿多諾根據班雅明遺願，將〈新天使〉送給Gershom Scholem留念。1987年Scholem的遺孀將這幅畫贈送給以色列博物館永久典藏。

Klee與班雅明都因納粹迫害被迫中斷自己的創作生涯。Klee有幸還有瑞士家鄉可回，班雅明卻在流亡途中結束了自己短暫的生命。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新天使〉被創造出來，也有幸在戰火中被保存下來。它見證了時代的愚蠢與風暴，也見證了因為熱愛文化而深深契合的友誼在面對時代的瘋狂與不堪時，願意共同為藝術的永恆無悔地獻上自己的勇氣與真誠。✎



花亦芬小檔案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學士，德國科隆大學藝術史碩士、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歐洲中古晚期至近現代宗教史、社會文化史與藝術史跨領域研究，以及現代德國史、史學思想史。曾獲國科會傑出學者養成計畫獎助以及國立臺灣大學全校教學優良獎，曾任《臺大歷史學報》主編。譯有《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2007 出版，2013 修訂二版）。專書著作：《藝術與宗教——義大利十四至十七世紀黃金時期繪畫特展圖錄》（2006）、《林布蘭特與聖經——荷蘭黃金時代藝術與宗教的對話》（2008）、《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2016）、《像海一樣思考——島嶼，不是世界的中心，是航向遠方的起點》（2017），以及論文近三十篇。